

# 墮落

(台湾) 高阳 著

爱

只有在两性结合是才被赋予了真正的含义。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墮落

高阳（台湾）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堕落/高阳(台湾)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ISBN 7-5387-1641-6

I. 堕… II. 高…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6569 号

## 堕 落

---

装帧插图:康笑宇

责任编辑:赵 岩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3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ISBN 7-5387-1641-6/I·1567

定 价:21.50 元

张旻

爱情与堕落



1

这个故事按理可以追溯到我参加工作的那个星期,但为了避免故事过于冗长,我考虑从我二十八岁那年的春天讲起。在这篇故事里,年龄是一个很敏感的重要因素,因此我感到有必要说明在先:这篇故事里出现的人物年龄,都经过我精确的计算,以周岁为准,肯定不会有误。

那年春天,我们学校二年级利用双休日组团去杭州春游。二年级共有八个班,每班由两位老师带队,班主任和一位任课老师,这么算这支春游队伍共有四百多名学生(每班五十人)和十六位老师。我是以任课老师的身分参加这次春游的。没当过老师的人不容易了解,带学生出去春游,虽说对老师来讲有一定的负担(当然带队的责任主要在班主任身上),但闹闹哄哄的旅途中也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喜悦。这是因为,在校园内我们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僵硬的,但在旅途中,正是这种限制所积蓄起来的好奇心和表现欲会轻而易举地爆发出来,老师对学生会刮目相看,学生对老师也会获得一些新奇难忘的印象。我这一体会正是在那次春游中得到的,但我现在要讲的不是这个。

我那次参加学生的春游除了对这一形式有兴趣外,还和

一句半真半假的玩笑话有关。我所谓“半真半假”也只是就我自己而言,即使对我与之开玩笑的那位姓郑的老师来说,她当时也不会相信我会把它当真。那位郑老师的一些具体情况适合于各种类型的男教师和她开玩笑,但并不适合任何人把玩笑当真,尤其是我。

郑老师那年三十九岁,对这一年龄的女子来说,郑老师属于身体非常健康、精力相当充沛的一种,她的一对典型的东方人的黑眼睛无论看什么都炯炯有神,面部皮肤除了冬天擦点普通的防冻霜,从不作特别的保养,也从没见过她化过妆,但是她黝黑的皮肤始终光滑和饱满。郑老师在这点上真不像那些年轻时皮肤白嫩、过了三十岁脸上就开始长黄斑生眼袋的美女,如果把女性比作一朵花,也许,郑老师在少女期含苞待放时并不出类拔萃(此话有郑老师年轻时的照片为证),但是,这朵花开花期却特别悠长,而且就她与年龄的对应关系而言,这朵花还越开越艳。郑老师的健康和她对风雨阳光更具抵御力的黑皮肤,使那些年轻时娇嫩的美女最终在她面前相形见绌。当然我不是要说郑老师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多少岁,我并非要拿郑老师和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比,我要说的是郑老师的外表给人的印象:一种稳定的成熟健康的状态。而要这么说,也许郑老师比二十多岁的女孩子还更富生气,但这不是年龄的问题。郑老师因此在校园里相当引人注目,而使她更易为男教师接近的是她随和爽快的性格,这与她微胖的体

态也相一致。郑老师在学校担任的工会工作也使她成为校园里与人打交道最频繁的女教师。

上述情况中有几点因素使我们学校的男教师最喜欢与郑老师开玩笑：一、郑老师这样年龄的女子最容易成为男人开玩笑的对象，既不年轻了，又还留有余地；二、郑老师的容貌吸引人，除了上面提到的状态，郑老师微笑时脸上还会出现一种很显眼的妩媚的神情，特别惹人注目；三、郑老师的工作接触学校的每一个人，她为人开朗直爽，在待人接物方面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敏感的小女人；四、郑老师丰腴的体态也容易成为话柄。

郑老师的形象有点像是我们学校的明星，她在异性中赢得了普遍的欢迎，她对我们每一个人展露亲切温和的微笑。而我们，即使是平时不苟言笑的男教师，刚刚出道的或者即将退休的，都会情不自禁地在她面前改变常态，出语暧昧，带着挑逗，这都不足为奇。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郑老师的“明星”身分公开已久，由于她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的态度，她看似和异性最接近的姿态，却使她和异性之间保持了最明确的距离，这一目了然的距离不仅对他人有效，对她自己同样有效。和一些在私底下被好事者传播着隐私绯闻的言行举止清高矜持的女教师不同，公开的场合和男教师关系暧昧的郑老师，虽然人人看到她“滥交男友”，但在无事生非的校园小道中却从无关她的消息。如果有人看到郑老师在校园的僻静处和某位男

教师说话,那位男教师正巧是郑老师的“公开情人”,那个第三者既不会回避,也不会隐蔽起来作窥探,他的第一个反应准是故意重重地对那两个人咳嗽一声,等他们回过头来后对他们说:“说悄悄话啊,不打扰你们,我马上离开。”

这很奇怪,和男教师打成一片的郑老师,正是在男女关系的真实性方面令人不可想像。这是什么原因呢?男女之间难道会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吗?我认为郑老师和男教师之间相互有好感这不成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大家习以为常、但又很不简单的难题。但是反过来说,任何现象都有可能误导我们的理解——在郑老师身上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呢?没有人这么提过。

至于我在前面谈到我自己尤其不适合把和郑老师的玩笑话当真,是因为我和郑老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年龄差异,我比郑老师小整整十一岁。

在那次春游开始前一个星期的晚上,我走过政治组郑老师的办公室,见郑老师一个人在里面看书,我就进去和她说话。印象中那晚我在郑老师办公室呆了颇久,我先是在郑老师面前站着,然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我在别的文章里提到过,以前我特别爱好这种谈话方式,它带给我洒脱轻松的心情,给别人游移不定的感觉,不只是在女子面前),最后我在郑老师对面坐下。光从我的这些表现或许就可以看出当时我们男教师和郑老师之间距离比较近。那晚我本来是要去办公室



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什么是非可说？只有选择。你选择了谁，你就和谁放弃了是非的评说。（周国平）

用功的,但是看到郑老师一个人在办公室挑灯夜读的情景,我就不由自主地改变了方向。如果在同样的情况下,换了另一个女教师,我想进去和她谈谈,心里也会顾虑重重;在有的女教师面前我还会做出没注意她的样子;有的女教师我不能和她单独交谈。但是在郑老师面前人就变得大方爽快,我不止一次这样心血来潮地夜闯她的办公室,而且有时碰上郑老师从我的办公室窗外走过,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招手邀她入内。和郑老师谈话,你别担心话题和气氛,郑老师很健谈,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妇女,郑老师的人生阅历并不深广,但是她的独特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态度,使她在自己有限的人生场景中获得了丰富的生活感受,因此,郑老师的健谈是言之有物的,从不没话找话,而且,虽然郑老师打开话匣后话语源源不断,但是不会给人以罗嗦厌烦之感,这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郑老师和普通市井妇女在表达上之根本性区别。这样谈话就有了气氛,而你往往只需要做一个好奇而闲适的听众。你如果有什么问题要问郑老师,她一定会坦率地回答你;如果你对郑老师的坦率提出质疑,她也不会怪罪你,还有可能会疑疑惑惑地接受你的言之有理的观点。在男人面前容易(愿意)被说服,这也是郑老师单纯爽快的一面。和郑老师谈话,你会得到你所向往的和女子相处时该有的愉悦和放松,感觉良好。但是谈话时的那种温和、闲适的气氛,一般来说不会给你带来刻骨铭心的印象,这也是郑老师和只与你说一两句

话、甚至只看你一两眼就会使你神经紧张、心跳加快的女子之根本性区别。在那样的女子面前(很奇怪,那样的女子旁人无从指认,你自己也不可事先预知,她们绝对不会像郑老师那样得到我们学校的男教师的共同瞩目,郑老师似乎拥有了一个女人的普遍的、客观的标准),在那样的女子面前,你会手足无措,不知所言,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也许相去万里;而在郑老师面前,表面上看总是郑老师在说,你在听,但实际上是你掌握了谈话的节奏,你在谈话中倾听和观察,而且拥有想像的自由,你可以创造性地为谈话设立别出心裁的题目,就像艺术家虚构一部作品那样,有所不同的是,完成这部作品离不开郑老师的即兴发挥。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那个晚上我和郑老师在她办公室谈到了下星期的春游,当时我还没决定是否去,郑老师是班主任,她动员我去。

“一起去嘛,难得一次。”她说。

当时郑老师的语气和她热情地看着我的大眼睛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回答:“如果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你这么邀请我,我求之不得。但是现在这种样子你邀请我去,我又不能和你在一起,何必呢?”

郑老师先瞪我一眼,“神经病,”然后心平气和地说,“谁说你不能和我在一起,你可以到我们班来。”

郑老师的意思是,我是他们班的任课老师,她邀请我和她

一起带班。

我回答：“我不上你的当，这算什么在一起，形同虚设。”

郑老师就问：“那么你说，怎么样在一起？”

“当然是单独在一起。”我说。

这个也难不住郑老师，她说：“可以啊，你安排，我听你的。”

你要故意和郑老师作这种对话，结果必然是这样。好多年里我们学校的老师在生育上有一个怪圈，凡女教师都生男孩，男教师的妻子如果是外单位的，生的一定都是女孩。例如郑老师生的是男孩，我生的是女孩。一次在周末回家的校车上，谈到这一现象，女教师都面露自得之色，对男同事颇有轻视之意，男教师则普遍都有自惭形秽之感。但其中有位马老师，此人一向以自己的阳刚气概为荣，且身高马大，相貌堂堂，虽说他自己生的也是女孩，但他对所谓的生育怪圈很不以为然，最看不惯女教师的张狂、男教师的萎靡。当时他重重地“哼”了一声，不屑地说：“什么呀，被你们搞得像真的一样，这只不过是一种巧合。现在只能生一个孩子，这件事说不清楚，如果可以生两个孩子，也许女教师生的都是女孩，男教师生的都是男孩。”

在女教师的一片嘘声里，郑老师代表女同胞对马老师说：“我们理解你没生儿子的心情，但是在我们学校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像你马老师这样的大汉也不能

幸免。至于你说再生一个就有可能改变这个规律,我们认为这种一厢情愿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如果连续二十个男教师都生了女孩,二十个女教师都生了男孩,这和让一个男教师生育二十次,让一个女教师生育二十次,概率是一样的。马老师,我们要告诉你,在我们学校,无论政府允许你们男教师生几个孩子,你们都不会生儿子的。生儿子的权利你没有希望和我们的女教师争。”

郑老师话音未落就博得了女教师的喝彩,男教师听了也不由得对马老师发出一片哄笑(站错了立场),其中有一位张老师说:“马老师,你算了吧,虽然我们长得没有你高大壮实,但我们和你一样也是男人,现在我们在这个学校都生了女儿,你自己也生了女儿,至少在这一点上你别再自以为与众不同,就像郑老师说的,在这个学校我们男教师是不会生儿子的。”

“谁说我不会生儿子?”骄傲的马老师挑衅地鼓起双眼直射郑老师说,“你说我不会生儿子?不信你来试试!”

马老师这句话有点义气用事,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错误:所谓我们学校的生育规律,它的前提是婚配对象不在本校,所以马老师不能用和同校女教师所生的孩子的性别,来证明自己不受那条生育规律的束缚。但在马老师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下,郑老师对对方的逻辑错误视若无睹,也义气用事地回答:

“试试就试试!”



有时,在恋爱中男人比女人更多一些虚伪。看不到这一点,是女人的悲剧。

(陈 染)

对郑老师的应战,照理下一步马老师应该提出具体方案,但马老师只是空洞地大笑一声,没有下文了,连“你不要反悔”、“一言为定”之类虚张声势的空话也没有说出来。

马老师和郑老师这段对话在我们校园被记住了很久。有好几年,我们学校的老师在谈到那个生育怪圈时,男教师往往以马老师的态度来对付女教师的沾沾自喜,而女教师也常借郑老师方式以攻为守。虽然他们很少会像郑老师和马老师那样发生直接的对峙(因为他们都躲在郑马两位老师的事件后面),但他们脸上都清晰地写着两位同事的对话:

“不信你来试试。”

“试试就试试。”

然而,面对马老师露骨的挑衅作出直截了当的回击,这件事并没有在校园里引起针对郑老师和马老师私交关系的议论和猜疑。如果换了和马老师同组的莫老师,此人也曾和郑老师开过露骨的玩笑,但由于他在体格上和郑老师反差巨大(他是个发育不良的有病的男人),别人不以为然的态度也属正常。但是,马老师高大粗壮的体格是我们学校和郑老师最相匹配的,这样的男女没事站在一起也引人注目。令人不解的是,对于郑老师来说,这件暧昧的事既没使她和马老师在事后被人嚼舌头,也未因“言语失检”而影响她给人的品行印象。这就是郑老师在我们学校得到的真实的待遇。当事人马老师本人恐怕也是这么看的,他的挑衅在得到了郑老师的应战后,

他反而从此在郑老师面前挂起了“免战牌”，再也不去招惹她了。

春游前一星期那晚在政治组办公室和郑老师谈话中，郑老师表示可以在春游途中找机会和我“单独在一起”，这当然也不足为奇。郑老师让我安排此事，我就提议春游的第一天晚上我请她吃饭。我自己尚未料到，那次谈话结束后，我心里一直怀着这事，以致于春游开始后我情绪还有点紧张。我并没有被安排在郑老师班里，那天白天只有很少的时间见到她，每次和她照面时，我的眼睛里肯定布满了一星期前晚上和她谈话的内容，但是郑老师容光焕发的脸上毫无对我心照不宣的特别意味。郑老师肯定不是一个老于此道的女人，她也不是一个没记性的傻瓜。也许我从这个故事一开始就卷入了我个人的一种古怪矛盾的心理：我并不希望郑老师太在意我，当然我也认为自己对她的兴趣不在于是否在意她，但同时我又对她对我的态度的反应很敏感。要不然那天傍晚旅游活动结束后，我在我们住宿的旅馆盥洗间等到她，当我提醒她我要请她吃饭时，她对此并无作好准备的态度就不会使我差点放弃约定。当然，郑老师的态度并不是像许多女人那种事到临头故作矜持，忸怩作态。当我再次提醒她我们的约定时，她脸上略一迟疑就露出了笑容，让人感到她是有点不好意思接受别人请客。由于我还不知道去哪儿吃饭，又怕引起别人注意，就小声告诉她过十分钟我在旅馆对面等她。郑老师也轻声轻气